

屋頂

一、

如果，渴望隱身躲藏，卻有幽閉恐懼症，該如何向老天抗議命運的捉弄？幸好如此詭譎的靈魂，尚有解藥可救！葉素青在很小的時候，就發現了屋頂對她的意義。

一如今晚，尋常都市夜空，星月無語，她從三樓的家門口，轉進電梯旁的安全通道，慢慢拾階而上，來到公寓的十三層，再用鑰匙轉動兩道鐵鎖，打開走出去！每遇心亂失眠時，她習慣蹲踞在靠近水塔的女兒牆，然後看著虛幻的遠方發呆，有時颯然風馳，為避免被吹落墜樓，她會窩在縱橫交錯的鐵塔支架底下，像是被關在鳥籠裡看著欄外的自由。

此刻的她，腦海裡不斷重映白天時在法院以證人出席的情形，女學生的父親，陰鷲憤恨的眼神，儼然擺陣殺敵，聲勢駭人。雖然她表面清冷，頗有捨我其誰的氣魄，讓列席旁聽者皆露出折服的眼神！然而，唉！有段很貼切的歌詞是這麼寫著：「我爬上全世界的屋頂，帶著沒有人能瞭解的心情」，正巧淋漓傳達她的窘態。還記得前些時日，學校裡鬧得沸沸揚揚，鄰座的吳老師就曾感嘆：「我說素青啊！這種事也只有妳敢挺身而出了！」

其實，她非常畏懼。

一股極速擴散的顫慄，從冰冷腳底無情竄升的刺痛感，對她而言，並不陌生！話說命運總能蟄伏著一重又一重相似情節，而她也總是重複桎梏在收緊的細網裡，快要窒息地喘著。

夜更深沉，她仰望潑墨的天空，很想擺脫在法院作證的種種干擾，假設因此撐不住而發病，絕對沒人能伸出援手！反正眼下勢必要與黑夜對峙，葉素青憑著求生本能試圖轉移，刻意追憶攀上屋頂的過往情景，那是很久以前了，一座蓋在後院歪斜灰舊的雞舍。

六歲或者七歲吧？她無法肯定是何時，但記得身上穿著嶄新的白制服、深藍褶裙，放學後獨自走回空無一人的四合院，午后兩點多，大人們仍在茶園工作，四周闐靜讓昏暗的室內增添陰森，想逃的心陡然浮起，於是靈機一動，她沿著土牆攀爬、腳踩著竹梯，身輕如燕翻至木板屋頂上。

僅是兩層樓高，灌注了瀟灑廣袤的視野，葉素青微張雙唇，看著面前綠意盎然的梯田，還有不遠處的池塘和山坡上彎腰採茶的人影，連母親頭戴斗笠、布巾蒙面，她也能輕易辨識！

即使雞屎臭味熏得人噴嚏連連，即使赤辣艷陽曬得手臂灼痛，她仍舊捨不得離開這一片簡陋的驚喜。

初夏時節，有白鷺鷥來築巢，冒著被母鳥攻擊的危險，她抓了蚯蚓和毛蟲，放在祖母盛果拜神的竹籃裡，然後虔誠地坐在好不容易搬上來的小板凳上。接下來的日子，期待雛鳥孵化的興奮之情，讓她樂此不疲的天天爬上屋頂，與鳥為伍。

然而，她畢竟不會飛也不是鳥。

終於，秋風蕭瑟的黃昏，一切曲終鳥散，只剩下枯枝築成的空巢和散亂的羽毛，以及隱晦的背棄。

幾年後學家遷徙，新居是臨近熱鬧市鎮的三樓洋房，她變得更迷戀在屋頂消磨時間，尤其酷愛仰躺在傾斜陽台上，隨身攜帶小型收音機，聆聽 AM 頻道播放的各類雜訊音樂，天馬行空跟著哼唱，在夕陽與星空交替中，學會自得其樂。

若是沒有那次偶發狀況，若是她沒有向老天借膽，貿然跨越隔鄰屋頂，說不定年少的逍遙，不會這麼快結束。

葉素青原本奢望藉著冥想，來驅趕焦躁煩悶，不料竟陷入更糾葛的波瀾裡。

那是即將升上國中的六月，畢業生離校前幾天，有些同學開始到補習街讀先修班，她也被父母強迫去補理化，幾次課程內容完全聽不懂，漸漸意興闌珊，這天她蹣跚躲在屋頂，躲開大人們的碎念。夏天晚上八、九點左右，夜空掃過一條淡淡霧狀的雲河，由南至北橫亙天空，星光閃爍與唧唧蟲鳴唱和，還有身旁陣陣濃郁的夜來香，薰得人昏昏欲睡。

然而慵懶的氛圍仍抵不過蚊蟲群攻，葉素青搔撓小腿上被叮咬的紅疱，心裡盤算是否要下樓拿蚊香時，一陣撕裂的怪聲突地竄起，接著細微悶哼的嗚咽懸盪四周，夜雖不寂靜，她依然能聽音辨位，發覺是從鄰居傳來的騷動，搬來租屋的是一對父女。

早期古厝為求採光，屋頂上會拼貼一、兩塊透明玻璃，葉素青大概是無聊加好奇，屈膝敏捷如壁虎順勢下滑，踩著凸起的窗櫺潛伏到隔壁矮屋上，赭褐瓦片部分已坍塌，雜草從磚縫中茂盛成荒蕪。她匍匐挨近玻璃天窗，俯視立見屋內瘦小女孩對著彪形壯漢揮舞抵抗，女孩被那男子甩了幾巴掌往桌腳倒下撞到頭，連哭聲都沒了，男子彎下身軀，褪去已癱昏女孩身上皺如菜乾的衣服內褲，魔掌在稚嫩的肉體上不斷來回磨擦，粉白色的皮膚逐漸紅腫瘀青，黝黑的獸身隨即脫下人形外衣，接著裸裎的重壓在女孩上方，變形的腐肉還不斷發出淒厲鬼嚎。

偷窺的下場是讓葉素青逼視煉獄！

誤以為時間靜止，其實是畫面停滯產生恍惚，恍惚的下一秒是支離破碎的女孩被男子拖進衣櫃反鎖！趴在屋頂的她摀住嘴巴，不敢大口呼吸，害怕被發現，怕會被攫走吞噬，竟然嚇得尿濕褲子。眼下她噤聲過度而全身僵硬，懷疑女孩會被悶死或者已死，幸好隔沒幾天，她在二樓落地窗看到那女孩走到庭院晾衣服，佝僂的影子至少是活著。

那天半夜，葉素青即莫名發高燒，被母親灌飲香灰符水，說是被「魔神仔」煞到！她不敢再上自家頂樓，出門刻意繞路避開，卻又忍不住探聽小道消息，原來那女孩叫阿玉，女孩的母親離家種筍很少回來，葉素青升上國中時，在校園見過大她一屆的阿玉，呆滯黯垂的面容，流露一抹難以言喻的蒼桑，油膩短髮有股怪味，時常曠課被列為問題學生。

曾經某個半夜，葉素青被隔牆隱約哭喊打罵聲驚醒，疑惑為何附近的大人都不聞不問？她很想告訴學校老師，終究是開不了口。

這段夢魘結束於一年多之後，據說猙獰男子爛醉死於心臟病，阿玉則輟學被母親接到山上。摧枯拉朽的老屋，沒多久被拆除重建，好似這一切從未發生過。

二、

天依然準時透白，葉素青依然準時穿戴整齊上班，一夜無眠並未影響運行軌道。她知道今天迎面而來的人，將會有截然兩種態度。

她的辦公桌緊貼窗戶，只要簡單縱身一跳，直接可以置身窗外的花圃，這讓她覺得很安心；靠在椅背上，她看向天空的陽光燦亮，高積雲如波浪層次堆疊，圖騰活潑有趣，這時如果能爬到樓頂仿倣古人仰觀宇宙之大，恐慌的毛病應該會減緩吧？

葉素青還在混沌亂想，內線電話驟然響起，是顏主任找她到輔導室商議，葉素青這學期三天兩頭來此報到，討論的都是同一件事。

與她年齡相近的顏主任笑著說：

「昨天表現不錯喔！比我想像還冷靜。」

「過獎啦！妳明知道我很膽小，差點要答應妳的建議了。」葉素青一邊回話，一邊將手上整理的影印本交給主任，這些都是案件檔案，要呈報檢討和列管。

「還不是因為上次 Nina 的父親堵在校門口，我是顧慮妳的安危，才建議由律師代為出庭，結果妳有備而去，資料準備一大疊，連學生的傷痕照片和驗傷單都有，實在看不出妳是膽怯喔！」顏主任從葉素青身上，看見矛盾掙扎，也看見慈悲勇氣，從事校園輔導工作多年，很清楚這一切真的不容易。

「至少這是非告訴乃論罪，檢察官針對其他危害事證聲請羈押獲准，現在我比較擔憂媒體會報導，讓 Nina 曝光造成二度傷害或校譽受損。」

「的確如此！難怪妳再三強調要從 Nina 母親那邊調查和溝通，避免學生站在第一線，果然心思縝密，該不會以前也碰過類似個案吧？」顏主任微笑的雙眸透著一絲精明，不愧是心理學博士。

葉素青心裡嘆通一下，忍不住哀嘆：

「這麼悲慘的事，有誰會想碰到？最近很多同仁批評我太強出頭，認為這是社會案件，學校老師不該淌渾水、惹麻煩。」

起初她很猶豫，是否該全盤托出，還是直接帶著學生去報案，或者視而不見、莫管閒事。忖度整夜決定向顏主任求助，進而了解到這類案件處理流程已趨成熟，協助的管道比起十九年前愈顯完善。她看著主管部門在審查事實後，隨即通報警政單位，迅速結合社福機構安置受害學生及其家屬，甚至以代號 Nina 保護學生，大陣仗將所有會議移到校外民宅，要求參與人員簽保密同意書！除了讚嘆其效率，葉素青內心汨汨湧動著是對過往的憾恨。

發現周育婷的狀況，是在批改週記時，詫異字裡行間尋死的意圖，葉素青很敏感，或許緣於自己也曾有過輕生念頭，她立刻進行諮商約談。

綁著馬尾、長相娟秀、成績中等，小康雙親家庭獨生女，學籍卡上無法分析

困難爲何？周育婷看起來挺後悔寫了這些穢氣的文字，只說是一時心情不好。

「那現在呢？心情好了嗎？問題解決了？」青少年情緒起伏不定，確實會亂塗鴉，忽悲忽喜的，寫完就事過境遷。

她記得當時周育婷低頭沉思很久，然後囁嚅探問：

「老師，我能不能申請住校？女宿現在還有空位嗎？」

劈刀而來的心悸，在沒有任何跡象或破綻，只憑著模糊而遙遠的感應，她眯眼冷肅的對周育婷直問：

「妳要逃避家裡的誰？是爸爸嗎？」

她緊盯著周育婷的臉孔，從驚訝駭然轉而淚流滿面，雖然仍是不言不語，但葉素青的心已跟著撕裂，怎會這麼巧合？名字都有「婷」，都應該美好成長，婷婷玉立。

葉素青對學生的愛護有目共睹，在這裡任教十多年，課程活動駕輕就熟，知識傳遞朗朗上口；講台上風趣搞笑、活蹦亂跳，放學後離群索居，不與外界互動聯絡，加上無法處理太複雜的社群關係，幾乎將所有心力聚焦在工作上，所帶班級學科成績和各項榮譽競賽，必然拔得頭籌，必然被列爲最強勁敵！

在輸贏的天枰上，人心的激賞和嫉妒，往往拚得難分難捨，於是象牙塔裡閒言冷語無從避免，像這次遇到家暴的棘手個案，葉素青被型塑成不畏惡勢的勇者，長官人前人後褒獎，鋒芒畢露引起不滿是自然，是以今早一進辦公室，個性鮮明張揚的同事，即刻大聲嚷嚷，嘴角泛著酸味說：

「唉！偏偏有人就是愛出風頭，最好是能登報上新聞！都不知道低調兩個字該怎麼寫！搞得我們不得安寧。」

面對絲絲入扣的人際編序排列，盪氣迴腸的鉤心鬥角，彼此動一髮而牽全身的是非，葉素青從來只能裝傻裝聾！

誰能夠理解？誰又有義務理解？要維持淨透並不容易。

她平日不願經營往來，別人看她就是中年獨居，沒事惹事，自找麻煩！只有葉素青瞭解長期沉苛的包袱，讓她這一次沒有了退路；挑戰所懼，以身犯險，好像把前半生的執念，都投注在這次糾舉的官司上。

有時她會深感自己很滑稽，簡直像個網路笑話隨處轉貼，貼到哪被嘲諷到哪，還必須咬牙硬撐，不能反駁；有時還會阿 Q 自勉，認爲渺小如我，在現實生活中，能伸手扶一把脆弱，盡綿薄之力，也算是彌補過去的冷漠或逃避。

雖然，冷漠或逃避並不是罪。

顏主任看她眼神空洞，臉色蒼白，晃動葉素青的手肘說：

「怎麼啦？還是妳有另外的想法或打算？」

「啊？我剛才沒聽清楚，麻煩妳再說一遍。」

「我是說棋子都已經走到這步，不管什麼結果，相信日久見人心，妳要是覺得困擾，我可以幫忙溝通協調，讓他們更瞭解真相，大家只是擔憂。」

她語調苦澀的說：

「不用了，人們通常只挑選自己願意相信的去聽，而且這陣子的確造成諸多麻煩，被排擠或不被諒解很正常。」

事實上，法官是採以周育婷的母親證詞為主，葉素青僅需證明與學生的對話是真確，其餘多交給專家和社工處理，但周育婷的父親仍鎖定她是始作俑者，未入獄前數度放狠話威脅，造成校園安全亮紅燈，也難怪會掀起反對她的聲潮。她知道正義不值一文，更不會責怪自私或攻訐，因為在很久以前，她也是人之常情的反應，只顧著保護自己，極端排斥面對醜惡骯髒！只是沒想到，走到最後竟是，全軍覆沒。

三、

無法被箝制的記憶，會自動將一些片段帶到眼前，十九年前生活場景的切換輕而易舉，或許，在某種意義上，場景是無法滾動的膠卷，固執停格在那裡。

那是在臨海小鎮教書的時光，生活節奏緩慢，傍晚放學後，她時常到實習工廠的六樓，倚靠著欄杆，遠眺波光粼粼的海岸線；秋意稀釋了潮濕的氣味，西邊捲起幾抹殘雲，與夕陽相互較勁，大地鍍上餘暉的光芒，有種火燄般的嘯傲和與世隔絕的蒼茫。

在海風與暮靄的濡染中，似乎撫慰了終年梗於心的鬱結。

小學畢業那年，懵懂初識月經的年齡，無意撞見慘絕人寰的男女之事，埋下日後葉素青疏離的基底性格。當然，學教育心理的她清楚自身痼疾，成年後持續面對醫療診治，只是孤癖早已如影隨行，不易擺脫，以至於執持教鞭最大障礙是來自親師溝通，形色多樣的家長讓她疲累又緊張，所幸師生年齡相近，互動良好，加上葉素青租屋在校門斜對面，放學後她常留在辦公室改作業，或者陪伴住宿生晚自習，日子算得上平淡自在。

這夜，清涼如水，她享受鋪著草席仰躺天台上的絕妙，心裡正充滿被天地包裹的安全感，在黑暗中發現了班上的黃婉婷，爬上來躲在樓梯口悶頭抽泣，她先是觀望數分鐘，眼看哭聲越來越大，於是坐起來，對女學生輕聲呼喚：

「黃婉婷，過來老師這裡坐一下！」

哭聲戛然而止，黃婉婷維持雙手抱膝的姿勢，一時反應不及，可能是驚訝這時間樓頂還有人，而且是躺在地上的老師。

「天上有好多星星喔！要不要過來一起找流星？」那陣子剛好全民熱衷追逐流星，她壓抑心中疑惑不過問，攪盡腦筋希望對方情緒能緩和。

毫無動靜！昏暗中看不清黃婉婷的表情。

「老師心情不好時喜歡唱張艾嘉的一首歌曲，我唱給你聽可以嗎？」她對著悶不吭聲的女學生自言自語，異想天開扯嗓唱歌，來個不一樣的輔導。

「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頂，只怕全世界同時都下雨，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頂，一種無處躲雨的恐懼……好不好聽？妳以前有沒有聽過？」年輕的葉老師果真開唱，的確很另類。

黃婉婷慢慢起身低頭走到她身邊坐下。

葉素青雖不喜與人敞開心扉，但她天生擁有特別敏銳的觸角，覺得許多事需耐心等，試著先將對方當朋友閒聊，層層遞進總是沒錯。

「這首曲子旋律不錯，但有幾句歌詞我不太認同，何必怕下雨呢？飄來幾朵烏雲，下幾場雷陣雨，可以洗淨屋頂的塵埃，又可以讓天空不再陰暗。」高二的學生應該能體會箇中涵義吧？

完全緘默！顯然是沒作用，就在她想著該如何化解尷尬，黃婉婷鼻音濃濁的問著：

「這麼黑，老師怎麼知道是我？」

「晚自習只有妳穿體育服，其他人都乖乖地穿制服。」言下之意是黃婉婷不守校規，在群體中容易被師長關注。

「制服弄破了，我媽拿去縫補還沒好。」

「妳家不是住在火車站附近嗎？為什麼還要住校？」葉素青無從判斷制服問題，學生常在服儀上找藉口，所以她輕鬆換個話題，卻不料換來震撼的情節！

躡手躡足而來的秘密，打得人頭暈目眩，很多年以後，葉素青還是無法解釋，為什麼在黃婉婷透露被父性侵的時候，她會認定學生的求助是說謊？總之難以名狀的焦慮讓她決定逃開，冷淡忽視！一種被踩到底線的難堪，引發她對黃婉婷些微埋怨，她自認沒有必要承受這故事，沒有能力去干涉隱私。

何況清官難斷家務事，在這窮鄉僻壤，狹仄封閉的風土民情，就算她想做些什麼，恐怕到頭來也是裡外不是人，多管閒事罷了。

話雖言之有理，可惜缺乏經驗的她，未能省察到，有些意念在遲疑之際，生機就一閃而逝了，等思緒靈光想要彌補，大勢已去！

壓力鍋爆炸之前的醞釀，從黃婉婷連續請病假開始，電話多日不通，她偕同輔導教官按照地址找到違建的鐵皮屋四樓，陽光照不到的寒傴，窗縫冷風囂張作響，她無法將濃眉大眼、面貌姣美的學生與眼前敗絮環境銜接，更難以置信黃婉婷滿臉血痕未乾，眼窩四周瘀青變形，雙手敷綁厚紗布！旁邊斜躺在破沙發上的中年男子橫眉怒目，一位卑瑣矮小的婦人手還放在門把上，空氣中酒氣嗆鼻，悲劇正蓄勢待發。

來的真不是時候，面對酒醒睡覺、酒醉鬧事，動輒鞭笞、獸性大發的學生家長，她硬著頭皮開口：

「我是婉婷的導師，嗯…因為學校…要來家庭訪問…打擾了！」葉素青進門看見那蠟黃臉孔的男子和學生的傷勢，整個思緒轟然倒塌，早已語無倫次！亂置的影像，讓她額頭直冒汗珠，恍若跌進十二歲那年的時空裡。

倒是受過軍事訓練的男教官，鎮定地說要帶黃婉婷去看醫生，結果又激怒中年男子，才講沒兩句就拿起桌上的麵碗亂摔，滿嘴髒話直撲糾扯黃婉婷的頭髮往鐵門猛撞，整個過程以秒計算，等她稍微回神時，跟著衝過去的教官已與酒鬼家長扭成一團，尖叫碰撞夾雜漫罵詛咒，黃婉婷這時趁隙打開窗戶一腳跨出去，轉頭對葉素青埋怨：

「老師，妳爲什麼不幫我？害我被我爸關起來毒打。」

她根本來不及解釋或說對不起，緊急伸手要拉住學生的衣服，黃婉婷向後栽下同時使盡力氣吼出：

「要鼓起多大勇氣才能說出來啊！爲什麼不救——」

墜落的身影，被風拖長變成線條，她一根線也沒抓到，只能聽到雷鼓轟隆的心跳，和一位可憐的母親哭天搶地喊著：

「婉婷婉婷婉婷……」

葉素青雙腿顫抖不止，擰在胸腔是萬劫不復的懺悔，直到救護車犀利如箭的噪音貫穿耳膜，她才愕然事情的發展已挽不回，粗糙的生命就此隕歿。

四、

不記得那段日子是怎麼熬過的，沒有喪禮簡直是憑空消失，葉素青想去靈骨塔祭拜的請求被斷然拒絕！她帶著眾矢之的、誇大的流言和間接兇手的罵名，罪孽深重地黯然離開。

學生自殺不是鬧劇，而是浩劫。對於童年孤單、少年陰霾的她，無疑是雪上加霜！度不過的葉素青，恐慌症天崩地坼的發作，不願面對人群，無奈躲在密閉空間頭痛加劇，嚴重時她的雙眼蹙閉、緊咬嘴唇、跪地磕頭，握拳的指甲深箝肉裡，微滲血絲，呼吸換氣障礙，眼看要將自己擊斃！

就這樣，在無底邊的漩渦裡陷溺迷失，葉素青終於撐不下去！既然懦弱與隱瞞是死罪，那麼一命抵一命吧！

於是她站在屋頂水泥圍欄上，死亡的聲響破風襲來，讓人清晰感到滅絕的貼近！都說瀕死的最後時刻，能看見壓抑深處的幻象，生命會倒帶一遍，葉素青清楚記得，有白光閃過眼前，但她並沒有傷感，反而認真盤點自己的種種錯誤，然後心情漸趨平和…。正是月牙彎彎的夜色，葉素青俯視盞盞路燈與樹影摻糅，朦朧綿延至遠方，高樓下穿梭不停的流光，將她纏繞在斑駁的默片裡！她突然不想死了，願意選擇在浮華陸離的世間，負罪而行。

當我們願意接收脆弱，或許能藉此尋回尊嚴，無數次的混淆與冰封，終將一點一滴被浸潤成寬容，如今她已是髮染秋霜的年紀了。

葉素青從輔導室走下來時，遇見正在等電梯的吳老師。

「素青，妳還是不願坐電梯喔！對了！剛才外線電話找妳。」吳老師親切的攔住她。

「找我？是誰？有留電話嗎？」學生應該都有她的手機號碼啊！看來這一天要處理的事還真不少。

「說是妳以前教過的學生，會再與妳聯絡，我去上課了，妳不是也有課？」

「我先回辦公室拿教材。」葉素青加快腳步。

「素青！」她回過頭看向吳老師，以爲還有事要交代。

「有什麼困難要說，很多人默默在支持妳，加油！」

即使換了新環境，即使工作正常，這些年沾著悔恨的印記，隨時會撩撥浮

出水面，導致她難以與人親近，吳老師的三言兩語讓她眼眶泛紅。

一路走來，葉素青領悟生存並非易事！她去寄宿家庭探望周育婷時，在祝福的卡片上寫道：不要因為害怕就畏首不前，無論如何，都要相信前方一定會有路。

坦白講，這是她自勉的標語，所以當下班時，警衛告知有人找她，葉素青直覺是與周育婷父親有關，要來找麻煩的，她立刻通報校方，坦然往前行！校門口的涼亭坐著一對男女，先趕來的教官草木皆兵的盤問對方，當她正面迎視那女子時，大腦瞬間空白！

將近二十年，黃婉婷的容貌並沒有多大變化，她一眼就認出來了！

嫻雅氣質斂不住歉疚，眼眸噙著淚、語氣輕柔：

「老師，您還記得我嗎？一直想跟妳說對不起！」

「妳過得好嗎？怎麼有空來？」不是幽靈哪！她拿不出適合的表情。

「Nina的寄宿家庭是我大姑家，昨天我們也有到法院聲援！」黃婉婷指著身旁夫婿向她介紹，並說明他倆是文教基金會的義工。

「謝謝你們！」葉素青除了盈溢感恩，不知該再說些什麼。

契機的出現，可能是漫長歲月，可能是倏忽之間！這樣盤根錯節的逆襲，看似荒謬的結局，已無力改變，倘若早幾年揭曉答案，她必會怨嘆被騙，但是經過長期磨難和自責壓縮的扭曲，反而讓她有種解脫的痛快！

當年跳樓的女學生，很幸運只是輕微骨折，受傷那天和經營海產店的男友連夜離開，去投靠離島的親戚，改名換姓從此斬除原生家庭的戕害。目前三十多歲的黃婉婷和先生擁有數家超市，封塵往事並未阻礙幸福。只是，黃婉婷終其一生都不會明白，在那陰暗的早晨，一躍而下的剎那，已注定葉素青要耗盡半生，扛馱這顛簸的因緣。

教養使她不會懷疑生死之大，更別說是去確認真相，儘管還有諸多疑點尚待釐清，葉素青認為都不重要了，活著就好！

放學回家後，葉素青漲紅著臉，連續爬了十三層，她需要仰天傾訴。

自從搬到這棟公寓，不會在白天上來樓頂，水塔旁居然散落幾張白色的休閒椅，明明可以坐躺著享受，之前都沒看見！她還驚奇發現，都市的黃昏也能夠瑰麗登場，暖橘色的圓輪在兩棟大樓間隙迤邐，絢爛彩霞氤氳，從遠處看去，整座城市如輕紗籠罩，斜陽掩映在牆面的大片玻璃窗上，將天空的魅惑勾勒至人間，璀璨如夢境。

葉素青嘴角不自覺地向上微翹，深深吸一口長氣，愜意的佇足凝望，望著鏡花水月的過往，在屋頂上方悠然飄揚……。